

长
篇
章
回
小
说

上

仁义军

Changpian Zhanghui Xiaoshuo

王凤林◎著 RENYIJUN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
原热河省东部（现辽宁省西部）地区喀喇沁左翼旗也于1933年初相继沦陷，

从此，这里的蒙汉百姓受尽日本人的欺侮，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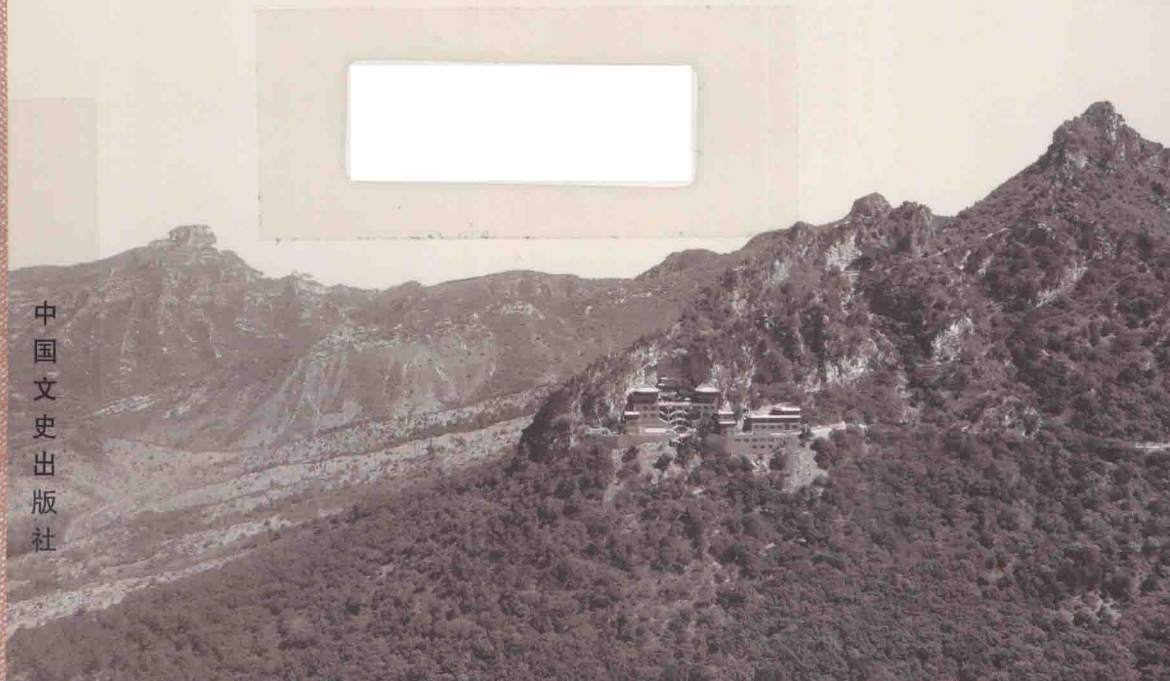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鬼子、蒙汉奸，无恶不作；土匪胡子，鱼龙混杂……

以郭文连为首的走投无路的黎民百姓，聚众上山，

男为匪，女为缙，拉杆子，报名号，自觉地走上了反伪抗日的道路，

在热东辽西反伪抗日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
文
史
出
版
社



长
篇
章
回
小
说

仁义军

上

Changpian Zhanghui Xiaoshuo

王凤林◎著 RENYIJUN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仁义军 / 王凤林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34-6590-1

I. ①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3941号

责任编辑: 程 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51

字 数: 888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

——写在长篇小说《仁义军》付梓之时

杨景坤

王凤林是辽西喀左土生土长的散文、小说作家，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悟力。他为人质朴，不善张扬，讲义气，有正义感，有执着的进取心，在邻里和同事间口碑很好。他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团委书记、教导主任、校长等职。不论在什么岗位，对文学的追求从未懈怠，经常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曾出版过个人散文集和教育文集。后来，他到山东德州、天津滨海新区从教，但始终与家乡文友保持联系。三年前，他回喀左与我们聚会时透漏，早年曾对郭文连的故事颇感兴趣，并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细致采访，最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当时未太在意，只是告诉他，郭文连的故事的确很好，不论是叫仁义军还是义勇军，确是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他的传奇故事很多，但缺少细节描述，若完全按历史真实来记述，唯恐读者意犹未尽，如能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再创作，使人物更丰满、场面更激烈、故事更曲折、细节更生动，定可增加艺术感染力。他欣然一笑说，这种想法和他不谋而合，正在酝酿，力求使这部小说既具有历史价值又不乏文学魅力。三年后的2005年4月，他给我打来电话，问了电邮地址，说稿子写完了，要发过来，让我看看并挑挑毛病。我欣然同意。收到电子版书稿后，用一个多月的班余时间从头到尾欣赏了这部近80万字的长篇巨制。

抗日英雄郭文连的故事，在辽西、热东一带很有影响，上了年岁的人几乎耳熟能详，但评论不一。有说他是土匪的，因为没有统一着装、没有正规编制，更没有军饷，靠砸大户和朋友帮衬维持军需；有说他是英雄的，因为他敢想敢干，不畏强权，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拼死精神，有很强的爱国热情和号召力，专打日本鬼子和伪警察，跟满洲国作对，更不祸害老百姓，让辽西热东一

带的日本鬼子和伪警察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仁义军的美誉。根据他的事迹，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辽政烈字〔1987〕12号文件追认郭文连为革命烈士，其陵墓迁到了喀左县烈士陵园，他的土匪之说从此销声匿迹。

缘于政府有了定论，近年，依据郭文连的抗日故事，有编电视剧发表的，有写剧本搬上舞台的，有创作传记文学付梓出书的。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部《仁义军》是第一部。本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喀喇沁左翼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记述了郭文连高举义旗、揭竿而起，与鬼子汉奸殊死搏斗的兴衰史；塑造了郭文连、樊九州、高文静、邱祥瑞、张炳谦、石俊峰、王国富、林玉玺等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蒙汉人民驱除倭寇、敢打敢拼的大无畏精神；赞扬了抗日英雄们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纵观全书，作者严格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有着真实的细节描写，能用历史的、具体的人性图画来记述情节，能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章头章尾依照明清白话小说特点，点缀着预示性或总结性的诗作，增加了艺术感染力；作者还能通过典型的方法，对各种素材、人物、事件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了喀喇沁左翼旗那段抗日历史的本质特征。从情节上看，郭文连们既有铁血拼杀的激励场面，又有儿女情长的人性展示；既有运筹帷幄的机智果敢，又有鲁莽冲动的匪气余痕。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仁义军曾叱咤风云，令鬼子汉奸不寒而栗，让老百姓爱之有加，但最终没能摆脱失败散伙甚至流血断头的凄惨命运，由此蕴含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难于取得抗战胜利”的深刻主题。

总之，这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环境、人物、事件，佐以文学虚构，内容丰富、人物性格突出、故事情节曲折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本书问世，着实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愧为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就作者而言，能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采访到发生在80年前的丰富史料和素材，能用业余时间执着地将饱满的爱国情怀敲入键盘，完成了洋洋80万字的宏篇巨著，着实难能可贵。

——是为跋。

（作者系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文联主席）

2015年7月7日

《仁义军》人物谱

郭文连：伪满洲国热河东部喀喇沁左翼旗郭彩店村人，1935 年上山为“匪”，创立抗日武装“仁义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专打日本人”，先后处决大城子警察署两任日本指导官晓田春叶和日高山宗，活捉喀喇沁左翼旗日本参事官谷口利三郎……在喀喇沁左翼旗新任日军参事官安藤贺的清剿之下，仁义军失败，郭文连被表哥出卖，1942 年被日寇杀害。

郭海：外号郭大楞，郭文连父亲，郭彩店乡民，以种地贩牛为生，为保护乡民被日寇晓田杀害。

郭天恩：郭文连弟弟，尚未成年，与父亲一起被日寇晓田杀害。

樊九州：仁义军大炮头，曾做过民国的警察，后成为中共喀左旗支队队员。

高文静：郭文连妻子，跟随郭上山为“匪”，后加入共产党。曾与表兄邸祥瑞相恋，后嫁文连。文连就义后，携子加入八路军，改嫁邸祥瑞。

邸祥瑞：喀喇沁左翼旗人，因自主婚姻不成，离家出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为冀东八路军二十七旅三十三团团长兼政委。

郭三：郭文连三叔，民国时曾作过土匪，后随郭文连上山抗日，被日寇逮捕杀害。

郭三婶：郭三之妻，被郭彩店甲长王国喜强奸霸占，因救郭海一家，死于日寇屠刀之下。

王国喜：郭彩店村甲长，依靠官府和日本人，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因强奸霸占郭三媳妇，被郭三和郭文连勒死。

王国富：王国喜之弟，奉天读书，承德做事，后回到喀喇沁左翼旗公署任警务科长，协助日寇围剿仁义军等抗日武装，为铁杆汉奸。

额其尔旺布：喀喇沁左翼少王爷，莫王爷之侄。生于北平王府，读书于北平蒙藏学校，接受了新思想。曾在满洲国新京（长春）任职，与莫王有王位之

争。后接触共产党思想，主动把自家的财产、田宅分给穷苦蒙汉民，成为中共第一任喀喇沁左翼旗旗长。

郭怀礼：郭彩店村牌长，郭文连家族叔父，为掩护郭海和全村人被日寇杀害。

石俊峰：喀喇沁左翼旗下店村甲长，曾为郭文连同窗好友，毁家纾难，为郭文连的仁义军提供重要的物资支持，并暗中为自卫军购买弹药。后被捕，与郭文连一起被日寇杀害。

小栓子：原为石家的小炮手，后上山当了仁义军，远战长城时，在红石砬中炮而死。

张炳谦：喀喇沁左翼旗下河套村人，曾为郭文连同窗好友，跟随郭文连上山，为仁义军的糖台，负责后勤、物资供应。仁义军失败后，隐藏赤峰，“8·15”光复后，带领弟兄回到故乡，任旗支队副队长，担任保卫旗领导的重任。

马六子：仁义军队员。

李春阳：仁义军队员。

林玉玺：林家店人，郭文连亲表哥，会算卦，看八门，观天相。初跟随郭文连参加仁义军，后洗手退出。自卫军失利下山后，出卖郭文连。后被张炳谦等处死。

孙老狠：仁义军队员。

毛旺盛：外号独眼猫，独眼，枪法好，仁义军队员，后退出，成为汉奸道叛徒，被郭文连处死。

李玖：大城子警察署长，多次围剿仁义军。

晓田春叶：大城子首任日本指导官，吃人肉，喝人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被仁义军设计处死。

郭大顺：郭怀礼之子，郭文连族弟。郭怀礼被杀后上山加入仁义军，后在接应郭文连时，被李东来出卖，战死于岭下大车店。

王广田：石俊峰姨表弟，多次暗中帮助仁义军。郭文连就义后，他协助高文静逃出道德会，找到邸祥瑞。

秃耳朵：山匪，后加入仁义军。在自卫军失败后，出卖自卫军小白龙、樊九州等，被樊九州识破处死。

张国栋：关里人。北平抗日救国会派往热东成员，敬慕郭文连的人格，放弃救国会的职务，做仁义军的水香，足智多谋，侠义豪爽。与日寇大战牛蹄山时身负重伤，自裁殒命。

谷口利三郎：喀喇沁左翼旗首任日本参事官，凶狠残暴，孔武好战，被郭文连自卫军设计活捉，惊动中外，后被李金凤乱枪打死。

安滕贺一郎：日本驻喀喇沁左翼旗第二任参事官，精通汉语，熟悉中华文化，足智多谋，清剿自卫军，活捉郭文连，杀死多位仁义军首领。8·15光复，被苏军坦克击毙。

任本信：山咀子村甲长，曾任郭文连抗日自卫军山咀子游击区区长，多次协助自卫军，后被捕，与郭文连一起被日寇杀害。

王子文：十二德堡、车杖子警察所长、署长，王国富的得力干将，亲自带人追到赤峰逮捕郭文连。

李金凤：喀喇沁左翼赤里赤人，父母兄弟被日寇枪杀后，追随仁义军上山为“匪”，爱慕郭文连，在昌黎避难时，嫁给郭文连为妾。后被李东来骗至奉天为娼，为证真情，饮弹自尽。

李东来：东北军下级军官，“九一八”后，随东北军出关时逃至热东喀喇沁左翼旗，占山为匪，后被迫加入仁义军。少言寡语，为人不忠，多次出卖仁义军，暗害李金凤。

李天德：喀喇沁左翼旗羊角沟村铁沟里人，在铁沟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七路军，任总司令。在仁义军被围剿时失利时，接纳仁义军，共同抗日。远赴长城抗战，战败不知所踪。

方大平：原为满洲国朝阳县羊山警察署署长，后反水加入二十七路抗日义勇军，任副司令，远赴长城时战死。

李凤春：李天德之侄，原为二十七路抗日义勇军副司令，后为自卫军支队长，自卫军失利后，在家乡被叛徒出卖，惨遭日寇杀害。

巴图：喀喇沁左翼旗蒙古贵族出身，曾在北平读书，回喀喇沁左翼旗后参加李天德义勇军。远赴长城失利后，投奔郭文连，接替张国栋，任仁义军水香、自卫军参谋长。后在昌黎加入共产党，成为喀喇沁左翼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在开展统战工作中，被叛变的红枪会打死。

管奇大佐：承德日军驻朝阳县城宪兵队队长。

早川太郎：驻朝阳县日本参事官。

小白龙：喀喇沁左翼旗岭下土匪头子，樊九州好友，多次帮助仁义军。后加入郭文连自卫军，任支队长。自卫军失利后，被叛徒出卖，英勇献身。

李银铃：喀喇沁左翼旗二道营子人，白莲教教首、老师。领导白莲教抗日，后加入自卫军，成为自卫军的重要力量。

秋燕：女娼，被王国富胁迫诱降李东来，后被李卖到奉天，在郭文连解救金凤时助郭文连逃脱。倾慕郭文连，后为郭文连殉情而死。

蒙根：喀喇沁左翼旗蒙古青年，少言寡语，侠义心肠，疾恶如仇，因欲助邸祥瑞而劫持王爷被处死。

胡小虎：大城子警察署署长，刁钻凶狠，坏事做绝。

敖勒爷：蒙古族无赖，以替王爷看山场为生，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后投靠日本人，出卖、迫害文静父母。后被仁义军处死。

那木吉：土默特右旗的上营子村人，蒙古族，任满军四十一团团长，驻守喀喇沁左翼旗，有民族正义感，暗地里与巴图交好，帮助仁义军脱险。

日高山宗：驻大城子第二任日本指导官，穷凶极恶，大肆屠杀中国人。被郭文连设计处死。

莫尔尼格：喀喇沁左翼旗第十一任王爷，掌管一旗政令，思想保守、反动，与日本勾结，迫害抗日人士。

二表哥：昌黎县城生意人，高文静远亲表哥，昌黎最早地下共产党负责人，发展巴图加入共产党，在李运昌领导下，组织暴动，打击日寇。

李运昌：中国共产党京东特委书记、冀东特委书记。

石宗茂：人称石老先生，喀喇沁左翼旗老爷庙下店村人，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善治红伤。石俊峰之父。

杜林克·伊凡奥夫：苏联红军后贝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机械化三团团长，攻打喀喇沁左翼旗苏军最高指挥官。

程千里：奉天生意人。

苏顺昌：喀喇沁左翼旗车杖子人，甲长，郭文连和好友，支持仁义军，为自卫军的根据地区长。后叛变投靠日寇，设计诱捕郭文连，被郭文连当场打死。

张义峰：喀喇沁左翼叶柏寿北地村人，红枪会首领、老师。加入郭文连自卫军，后变节投敌。

苏天馥：喀喇沁左翼旗车杖子人，苏顺昌侄女，思想进步，共产党内蒙特委的地下交通员。曾被叔父利用，诱捕郭文连。赤峰时巧遇张炳谦，相识相恋。

福宝：石俊峰之子，承德遇上邸祥瑞，参加八路军。

齐瑞：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委员会民运部长。

李贺年：中共喀喇沁左翼旗第一任旗委书记。

引 首 诗

七律·仁义军赞

生不逢时运势斜，国将不国怎言家。
东夷作恶閻阎恨，黔首奋锄天下夸。
反伪抗倭行正义，舍生忘死拯中华。
只缘正史难收尽，野语权当饭后茶。

目 录

楔子 教书匠进山访“土匪” 大炮头借酒说“满洲”	(1)
第一回 王甲长抢男霸女 郭家人忍气吞声	(7)
第二回 小夫妻采艾驱邪 老两口引狼入室	(13)
第三回 除恶霸叔侄“背死狗” 查“凶手”货郎进山村	(20)
第四回 夜半出逃投身石家大院 友人相助敢问路在何方	(26)
第五回 起局报号均贫富 反伪抗日拯家邦	(32)
第六回 小别重逢男欢女爱 大难当头夫唱妇随	(39)
第七回 一花独放心有主 骨血倒流情无缘	(44)
第八回 有情人绝情音书杳 无赖汉耍赖蜚语传	(49)
第九回 文连迎娶黄花女 郭三吓退无赖男	(56)
第十回 骑马挎枪文静不文静 走火入魔半仙装半仙	(62)
第十一回 甲长送信警察所 飞龙放走抗日犯	(68)
第十二回 晓田行凶血染郭彩店 大顺上山志扫满洲国	(74)
第十三回 闯关东流落喀喇沁 躲搜索避难牛蹄山	(80)
第十四回 日寇增兵因何故 半仙算卦解迷团	(85)
第十五回 张国栋上山谋大计 郭文连抗日弃虚名	(90)
第十六回 林半仙下山绑票 仁义军设计诈财	(97)
第十七回 夜斗饿狼伤臂膀 计赚山匪夺枪支	(103)
第十八回 刘中国真假难辨 王子文诡计多端	(107)
第十九回 日本人出兵叶柏寿 仁义军巧战敖木伦	(112)
第二十回 谷口利偷袭仁义军 郭文连撤离断层崖	(117)
第二十一回 谷口利血洗赤里赤 仁义军重返断层崖	(123)
第二十二回 林玉玺进村绑票 郭文连下山救人	(128)
第二十三回 李金凤誓死入绾 丰财主自愿捐钱	(133)

第二十四回	试胆量女络胜男壮	搞演习懦夫当逃兵·····	(138)
第二十五回	戏金凤瞎猫遭重罚	生妒意文静欲轻生·····	(145)
第二十六回	张国栋遇险车马店	理发匠指点艳香楼·····	(152)
第二十七回	艳香楼理发匠托重负	温柔乡张国栋逞轻浮·····	(157)
第二十八回	张国栋巧过山海关	林玉玺猛浪断层崖·····	(163)
第二十九回	借蒙俗瞒天过海	娶新娘骏马豪车·····	(169)
第三十回	枪支泄密追兵紧	分段阻击阵风急·····	(174)
第三十一回	老中医回天无术	小栓子救人有功·····	(179)
第三十二回	毛旺盛暗中作歹	李东来明火抢劫·····	(185)
第三十三回	清门户处死毛旺盛	壮山威招降李东来·····	(192)
第三十四回	砸洋行焚烧大烟土	惩蒙奸整治哈日根·····	(199)
第三十五回	断层崖龙凤斗法	朝阳洞狼狗争雄·····	(205)
第三十六回	三十里铁沟中国地	一千个汉子义勇军·····	(212)
第三十七回	集家并村建“人圈”	携手抗倭进铁沟·····	(219)
第三十八回	铁沟里水香遇故旧	仁义军龙凤起风波·····	(225)
第三十九回	假出殡缩脖王上当	真怀孕高文静回乡·····	(231)
第四十回	李天德周济百姓	仁义军初立功劳·····	(237)
第四十一回	救国会频传密令	义勇军远战长城·····	(243)
第四十二回	人困马乏怀念旧乡亲	精疲力竭苦战新台门·····	(249)
第四十三回	敌众我寡血染红石砬	化整为零退走黑水沟·····	(256)
第四十四回	神仙沟李金凤救险	蟒挡坝小白龙报恩·····	(263)
第四十五回	埋空冢遥祭英灵	辞铁沟重归旧山·····	(270)
第四十六回	治红伤仇人相见	挽危局旧部来归·····	(276)
第四十七回	李银铃立坛传教	仁义军下山助威·····	(283)
第四十八回	谷口利占领莲花寺	张国栋破译香炉偈·····	(289)
第四十九回	樊九州脚踢焦瘸子	平满洲鞭打秃耳朵·····	(295)
第五十回	使怪招请君入络	分大户赈济乡民·····	(301)
第五十一回	亲父子舍生取义	老夫妻身陷图囿·····	(308)
第五十二回	郭文连家仇难报	高文静贵子临门·····	(315)
第五十三回	文静报父仇惩奸除害	李玖破风水掘墓挖坟·····	(322)
第五十四回	高文静勇斗淫邪鬼	姑奶奶计杀日本兵·····	(328)
第五十五回	避围剿撤出断层崖	看卦相分化满洲军·····	(334)

第五十六回	诱敌深入龙凤舞 约战蹄山言语狂·····	(341)
第五十七回	谷口利挟令调兵 郭文连依山布阵·····	(348)
第五十八回	郭文连据守老虎洞 谷口利抢占公鸡石·····	(353)
第五十九回	仁义军明修栈道 那木吉暗度金针·····	(359)
第六十回	遭炮击水香遇难 坠悬崖义军逢生·····	(365)

楔子 教书匠进山访“土匪” 大炮头借酒说“满洲”

诗曰：

心系乡情著小说，民族英烈入诗辙。

不知匪绺居何处，自家原来是“匪窝”。

1983年7月18日，我从任教的卓南蒙古族中学借来学校唯一的电教设备——日本产“松下”录音机，兴奋地奔往姥姥家。

姥姥家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公营子公社黄花店大队东北部山里的一个二十几户的小山村里。

伪满洲国时，姥姥家附近的村子，当过土匪的人，就属樊九州最有名。樊九州当过民国的警察、满洲国的国兵，最传奇的是他当过“仁义军”绺子的大炮头。他是姥姥本家二舅母的老爹，已经七十多岁了，经常来姥姥家的村子串门，我这次费尽心思借录音机就是想采访这位还健在的伪满的抗日的大土匪……

姥姥带着我，爬过一个山坡，走到西山坡上一户没有院墙的“光腚”院子。

两间房子，全是用白石头垒起来的，高高的举架，举起一堆风光的红茅草，像村头土地庙的庙顶，又像一顶风中的草帽。

东山头和西山尖在这里碰头，象两条龙的龙头在这里争斗，樊九州的房子就是一颗红白相间的珍珠。姥姥说，曾经有个一只眼的阴阳先生从这里路过，说这里是“二龙戏珠”的风水宝地，可惜，让一个老土匪给糟蹋了。

这话传到樊九州的耳朵，樊九州放出风来说：“妈的，那个‘一只眼’再敢从我家门前路过，非砸断他的腿搜进他的屁眼儿不可！”

姥姥说，从此，那个“一只眼”再也没敢从他家门前路过。

我仔细看了看房子，简陋得不成样子，房墙是用山上拾来的小白石片砌起来的，石缝间抹着红泥，房顶上是用红黄野草苫的，两间房，一扇门一扇窗，房顶上的烟囱围着一个破炕席头子，被烟熏得黑中带红，往下流着烟油子。

进到屋里，发现他的屋子虽小，举架却很高，房子是按他的身高特制的，虽然简陋，却高耸不压气。

樊九州长得人高马大。他那张脸啊，比驴脸还长比马脸还宽，那个大鼻子，活像姥姥家做饭用的大木铲子，特别是那个大下巴，从底下往上望去，就如同攀岩运动员仰头看见的悬崖峭壁一样，他一说话，下巴就上下左右晃动，嘴角一咧，就咧出一条深不可测的山谷。脸上就更不可看了，沙漠一般干燥、粗糙，三个浅白麻子边上还有一条刀疤，像沙漠上的一条戈壁滩似的。

“大兄弟，这是我大闺女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当上了教书先生，放暑假了，找你唠唠嗑。”

“教书匠？找我唠嗑？”他疑惑地把木制旱烟筐递给姥姥，“来一锅子我的蛤蟆烟吧，靠着墙抽，免得呛你个跟头。”

“我是想请您说说你过去的时候跟着仁义军的事……”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录音机，平放在炕上，“喀嗒”一声按下了录音键子。

“哎哎，这是啥物件？”樊九州瞪大眼睛，直直地盯着录音机。

“哈哈，老憨了吧，你走南闯北的，连这玩艺也没见过？”姥姥笑话他，把旱烟袋抽得滋滋响。

我赶忙解释：“这叫录音机，能把你说的录下来。”

“啥？把我说的录下来？我可啥也没说啊？”他瞪大眼睛，“你个小毛孩子，想抓我的小辫子是吧？文革过时了，不兴这个了！”他“咚”地下地，“老嫂子，这大外甥想干啥啊？”他那长长的胳膊大大的手伸过来指着我的鼻子。

姥姥用她那大烟袋支开他那树根一样的手指：“大兄弟，你看你，让红卫兵吓成这样，还做下病根了咋的！这孩子想找你唠唠嗑，唠唠你当胡子拉辮子的事。”姥姥比他小十几岁，可姥爷却比他大，所以他叫姥姥“嫂子”姥姥叫他“大兄弟”，论亲戚，是亲家。

“那些事，嘿嘿，我早就忘了……你看我这脑袋，让红卫兵打的，都萎了，啥都忘了……”他收回了树根一样的手指。

他不往下说，我不能白白地浪费磁带。我按下停止键，“喀嗒”一声，吓了他一跳。他脱口说道：“嘿嘿，咋像打臭子儿的动静呢？”

就凭这句话，他也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把磁带倒回来，将刚才他说的话放给他听。

他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眼睛直直地盯着录音机，惊愕地张大嘴巴，脸上的血管变得弯弯曲曲。姥姥举着烟袋看着他笑。

“你老冷静一下，咱们好好谈谈。”我放完录音，接着说。

“这可中不中，你这东西，明摆着要人的命嘛，比白纸黑字还厉害，谁敢乱说乱动啊。”

“你别误会，我不会整你的黑材料……我是想把你们当年的抗日壮举写成小说……”

“这更不行啊，我吃过你们的亏啊……前几年，有几个人来找我，还有一个穿花裙子的娘们，也让我说这些事，还说要给我平反之类，我说了，可倒好，白纸黑字，虽然没画押，那也是我说的，罪加一等，差点没把我打死……你姥姥来了，虽然我们是老乡亲，可我也信不实你，那些话啊，就让它在我肚子里烂着沤粪吧！”

“大兄弟你咋这样呢，你还信不实我吗？这是我有亲外甥，可靠着呢，不但他可靠，他的祖上三代都可靠，都是老实厚道的人。”姥姥替我说情。

“你是哪里人？你爷爷你爸爸都是啥路子人？”樊九州怀疑的问我。

为了解除他的防范心理，我接过话茬：“我家在牛蹄山下的下店村住，我父亲叫王宪国，我祖父叫王广田……”

“啊？你是王广田的孙子？你是王广田的孙子！哈哈，你还来问我？你还来问我！”他仔细端详着我，“像，真像。你长得还真像你爷爷呢！”他抓起烟袋“当当”往炕沿上磕烟袋锅子。“你回家问你爷爷就啥都知道了……嘿嘿，嘿嘿！你爷爷可好？”

“我爷爷已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跟我那老实厚道的爷爷有啥关系呢。

“噢……嘿嘿，你爷爷也是土匪啊，问你家里人比你舍近求远来问我强多了，这何必的呢……不过，你爸爸现在是大队书记，也许他不让说……”他说得吞吞吐吐。

从他那吞吞吐吐的话语里，我听出了猫腻儿，他是说我爷爷也是土匪，我家也跟土匪沾边，只是我爸爸是现任的大队书记，对这样的事可能讳莫如深。

“他爷爷是土匪，我咋不知道呢？”这回轮到姥姥摸迷糊了。

“你是后来嫁到我们这里的啊，他们不跟你说，你哪里知道。嘿嘿，谁像

我这样嘴大舌长没心没肺的，一张嘴都看到大肠头子啦，他们老王家可是有心计的人家，要不，他爸爸咋当上大队书记呢……当地人老辈人都知道这事，可谁好意思去揭这个短处呢……不说了，不说了，说多又惹祸，祸从口出啊，老嫂子，你领侄孙子回去吧，有这一层我更不能说了，你说是不？”

“那可不是，你爷爷那个老混蛋都是土匪，死了把话带进棺材里也没说？那你咋还好意思让别人说呢。”姥姥与爷爷是亲家关系，爷爷活着的时候他们见面经常开玩笑。

“你们家是个土匪窝啊，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别的我就不说了，回家问你自家人去吧，侄孙子……”

没办法，无功而返。

我背着录音机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拐弯抹角地问爸爸关于土匪的事，爸爸黑着脸说：“别听外人瞎说，吃饭！写什么小说，好好教你的书得了，今后别再提这事！”然后再也不说话。

我去问伯父。伯父气愤地从炕上跳起来说：“仁义军，呸，还有脸说，咱们家都毁在他们身上……那时我和你爸爸还小，你爷爷，你奶奶，特别是你太奶，还认了仁义军大当家的当干儿子……不说了，不说了……你少给我扯蛋，写什么小说，给他们树碑立传啊？他们害得我们差点家破人亡啊……你给我消停地教书吧，别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

我兴奋，是因为我要写的，就在我身边；我郁闷，因为知道真相的家人对这事都讳莫如深、守口如瓶。

在家待了几天，我又去了姥姥家。姥姥替我分忧解愁。她说：“既然你家里人不说，那我就用烧火棍子手撬开樊九州的嘴。”

“他能说吗？”我担心他不说不说的原因和理由很多，也很正当。

“哼，这糟老头子，搁不住半斤白酒……你等着，东院你二爷子是他闺女，等他再来，姥姥请他喝酒，你就瞧好吧！”

果然，过了没几天，他来了。姥姥请他来家里喝酒，他豪爽地答应了。

坐到姥姥家炕上，他头顶快要顶到二柁上了：“咋样？侄孙子，问你爸爸啦？爷爷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他那大嗓门震得姥姥家的窗户给直颤动，发出“簌簌”的响声。

我撒个谎，说爸爸说了，说了许多，但是爸爸那时岁数还小，有的事记不太清楚，说得模模糊糊。

他相信了我的话，就少了些顾虑，自豪地说：“你说，哪件事他们说不清